

232/121

的品業工為

鬥奮給自面全

著 立 自 高

上海
圖書館
藏書

蘇中出版社

行印社版出中蘇

288111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5408B



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招待

職工代表會上講話

中共中央辦公廳於五月二十二日下午歡宴職工代表，宴畢在中央黨校大禮堂舉行招待會，同時歡迎英國林邁可先生夫婦，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副主任胡仁奎先生，及剛從敵後歸來的西北戰地服務團。會上全體職工代表向毛主席及朱總司令獻旗及獻金，在雷動的掌聲中，毛主席出現於台前向代表們講話。毛主席在略述今天招待會的意義以後，即謂：現在無論外國和中國，都爲了同一的目標而奮鬥，那就是打倒法西斯。我們邊區的工業的目的，也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目的的一樣，是爲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沒有第二個目的。邊區在五年前才真正開始有了一點工業，當時只有七百個產業工人，一九四二年有了四千多人，到了今年就有一萬二千個工人。所以邊區工業的進步是很快的。它的數目雖小，但它所包含的意義是非常遠大。誰要不認識這個最有發展、最富於生命力、足以引起一切變化的力量，誰的頭腦就是混沌無知。這次開大會的目標，就是兩年以內要爭取做到工業品的全面自給，首先是布的自給與鐵的自給。假如我們做到了全部自給，我們工人的數目還要大大地增加，全體工程師廠長工人們都向這方面努力



，共產黨員與非共產黨員都向這方面努力，像沈鴻同志，陳振夏同志，他們不是共產黨員，但是他們的心和共產黨員一樣，都是爲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而艱苦奮鬥的。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必需工業，要中國的民族獨立有鞏固保障，就必需工業化，我們共產黨是要努力於中國的工業化的。」此時毛主席再一次地指出：「中國落後的原因，主要的是沒有新式工業。」毛主席繼稱：「日本帝國主義爲什麼敢於這樣地欺負中國，就是因爲中國沒有強大的工業，它欺侮我們的落後，因此消滅這種落後是我們全民族的任務。老百姓擁護共產黨，是因爲我們代表了民族與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們不能解決經濟問題，如果我們不能建立新式工業，如果我們不能發展生產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擁護我們。在抗日戰爭中間，共產黨抗擊了百分之五十八的敵軍，百分之九十多佔的偽軍，這方面我們是有經驗、有成績的。但是經濟工作，尤其是工業，我們還不大懂，可是這一門又是決定一切的，是決定軍事、政治、文化、思想、道德、宗教這一切東西的是決定社會變化的，因此所有的共產黨員，都應該學習經濟工作，其中許多人應該學習工業技術。我們邊區是個大學校，其中有一門課叫做工業，這次工代表大會便是個工業的短期訓練班，如果我們共產黨員不關心經濟，也不懂別的什麼有益的工作，對這些一無所知，一無所能，只會做一種抽象的「革命工作」，這種革命家是毫無價值的。我們應該反對這種空頭革命家，學習使中國工業化的各種技術知識。」毛主席講話畢，即由戰地服務團演出表現敵後艱苦鬥爭的「把眼光放遠點」等劇，甚爲精彩，至夜深始散會。（延安五月二十八日電）

爲工業品的

全面自給奮鬥

高自立



這篇文章是陝甘甯邊區建設廳長高自立同志於五月二十日在邊區工廠代表會議上的總結報告，因整理需時，遲至今日始行發表。

這一報告，總結了工業代表會議所提出的問題和意見，它對於邊區自給工業發展的特點和如何完成當前任務——實現工業品的全面自給——的步驟，有精確的分析，望各地同志，特別是致力於工業建設的同志們細心研究。

(編二)



同志們：

大會從五一開幕以來，整整廿二天了，收穫是很大的。在小組會大會和小委員會上實事求是地交換經驗，討論問題，介紹與表揚了成績和範例，批評與自我批評了缺點和錯誤，負責同志們更給了我們許多指示，大會確已達到了預期的目的。主席團要我作一個報告，將大會中提出的問題和意見總結出來，現在就分四個問題來說：第一、邊區自給工業發展的特點；第二、為軍民全面自給奮鬥；第三、工廠管理合理化；第四、照顧全面統一步調。

一 邊區自給工業發展的特點

邊區在一九三八年以前，工業方面的一切日用品幾乎統靠外間輸入，公營工業僅有小規模的印刷、被服軍需等業，全部職工只有二百七十名左右。

一九三八年開始注意建設公營自給工業，由於沈鴻、錢志道等同志的貢獻，創辦了工藝實習廠，又由於陳振夏同志的努力，恢復了石油廠，此外先後創辦了難民紡織工廠、造紙工廠、農具工廠、皮革廠及神府、隴東二紡織廠；因為織布需要棉紗，由政府設法向民間收買，民間紡紗業因此逐漸發展。

一九三九年邊區經濟開始被封鎖，共產黨中央提出「自己動手」，「自力更生」的號召，機關學校部隊開始從事農業或手工業，邊區政府復於五一勞動節舉行工業展覽會，以激勵工業的發展。新華化學、後勤部製藥等廠在該年創立，新華化學廠主要業務是製造肥皂，開始僅資本數十元，職工數人。同年在安塞、固臨、延長等處組織紡織合作社，由建設廳幫助其訓練工人，供給織機，投放資本，調劑供銷，開始實行公私結合（亦即軍民結合）的政策，年終統計全部工人增至七百人左右，各方面都比三八年有進展，例如紡織業已能年產大布一千四百疋，增加百分之二一六。但因戰爭關係，有些工廠一再遷移，遠離原料產地，為以後這些工廠供銷發生困難的重要原因。

一九四〇年中共中央提出「半自給」方針與「集中領導分散經營」的政策，輕工業為發展主要對象。分散經營的政策是正確的，因為原料散處各地，運輸困難，分散便於經營；又因為勞動力、資本技術

散佈於各機關部隊學校，集中困難，分散便於保持積極性。但爲避免流於無政府狀態，集中領導又是必要的。

是年一月間舉行第二次工業展覽會，工藝實習廠建立了分廠，軍事工業部份隨往前方服務，華壽俊同志試驗用馬蘭草造紙成功，植物染料的研究開始，製造玻璃的原料亦已着手搜求。九月間朱總司令提倡紡毛運動，開始紡織，那時各方面與一九三九年比較又有進展，廠社已增至三三三個，全部職工約千人，紡織業已能年產大布一萬四千七百疋，增加百分之一零五。

一九四一年封鎖加緊，且外援全絕，更迫切地需要發展自給經濟，於是工業方面先後由政府支付七十萬元，銀行借出三百萬元作爲各部門增加的生產資金，并舉行第三次工業展覽會。刺激自給工業的發展。之後機關部隊學校紛紛籌設工廠，部隊如三五九旅抽調百餘名勤務員做學徒，建立大光紡織廠，大光肥皂廠，自給外衛有小部份在市場出售。另外還開木廠二個，鉄工廠三個，榨油坊一所，鹽井十個，炭井一個等等，并動員戰士們操餘課後學習紡毛編製用具，進行各種手工業生產。機關學校和中央系統、後勤系統抽調勤務員、通訊員到難民工廠學習紡織，辦了十多個紡織工廠及被服、製鞋、煤炭、木工、造紙、磨坊、榨油、絲織等許多手工工廠與工作坊，中央系統佔二七個，後勤系統佔十九個。

這是猛烈發展的時期，會有過紡織廠社三十六個，職工共約二千四百人；造紙廠十二個，職工共約四百人；石油廠一個，職工八十四人；化學廠十一（皮革五、製藥二、酒精二、肥皂二），職工共約二百六十人；木廠十個，職工共約二百人；印刷廠三個，職工共約三百人；機械修理打鐵廠六個，瓷窑四個，麵粉、趕氈、麻繩等七個，職工無統計。以上共計廠社九十七個，大部份爲機關部隊所創辦，全體職工約七千人。但因經營經驗缺乏，流動資本不够，原料供給與產品銷售沒有保障，不久後一部份工廠表現難以支持或因此停工，這一方面說明了「分散經營」政策的正確與機關部隊學校若干精神的高漲，另一方面也就暴露了「集中領導」政策未經貫徹所生的一種盲目性與無計劃性。

這時植物染料試驗成功，開始採用玻璃試驗成功，但尙未正式生產。難民工廠成立製造部，由朱次復同志領導着手製造紡織機及紡織機件。

一九四二年建設廳鑒於上年的經驗，提出「鞏固現有公營工廠，發展農村紡織業」的方針，建設廳增設關中鐵廠，試驗鍊鐵外，廠數一般無增加，相反減少了三分之一以上。中央系統於年前即已開始由三十七廠減至十九廠，全部紡織廠總數由上年的三十六個減至十六個，全部公營工廠總數則由九十七個減至六十二個，這正是政府鞏固方針的實際體現，是一種從盲目性到自覺性的發展，結果是質量的提高。

爲了保護紡織業的發展，減低棉花棉紗（原料）的進口稅至百分之一，增加布疋（成品）的進口稅至百分之十五，銀行投資二百萬元。在綏德組織「永昌土布產銷公司」，發棉花收沙布，供合作方式，獎勵發展農姑紡織。紗的質量日漸提高，正式提出「公私兼顧」政策後，運動就更加前進了。爲了幫助私營工廠的發展，政府實行投資，並採取訂貨辦法，保證它們百分之二十的利潤，使私人企業如米脂民生帛廠，萬合毛織廠等與公營工業取同一步調前進。

這時紡織造紙工具已能全部自製自給，製造基本化學工業品所需的機器已開始裝置，火柴製造已開始研究，各方面與四一年比較又有進展，如果說四一年是猛衝直撞，四二年就是實紮實打。同時產量也有增加，例如紡織業已能年產大布二萬二千餘疋，比之四〇年增加百分之四十九，造紙已够書報印刷之用，肥皂供給有餘。

但正是這時却在我們前面提出了一個新的問題。

與我們工業逐年發展同時，如前所述職工也逐年增加了，職工的主要來源有兩個：一是邊區外面，由各大城市大小工廠來的，他們中間很多帶了生產經驗和熟練技術，但一般也帶來了舊的勞動習慣；一是邊區內部，由各個農村來的，他們中間很多充滿着濃厚的革命情緒，但是對於工業勞動却是陌生的，不習慣的。新的勞動態度與新型工人品質的培養就被提到重要地位上來，爲此我們做了很多教育工作，終於出現了不少愛護革命工廠真正像愛護自己的生命一樣的工人，這就是以趙占魁同志爲代表的，有着高階級覺悟的新型工人。當我們開始表揚趙占魁同志的時候，曾經遇到不服氣的工人，他們說：「趙占魁有什麼了不起，走紅運罷了。」究竟趙占魁有什麼了不起呢？

一九三八年趙占魁以「我的血快要被人擠乾了，而今，四十二歲才找到了自己的家」的快慰心情，參加了革命，三九年毛主席號召生產運動，就自動提出願意放棄學習機會，為黨打鐵，解決生產工具。不久調入農具工廠工作，四年如一日，對不利工廠的行為總是責以大義，「工廠是公家辦的，也就是咱們自己的，個人要節省，對公家財產更要節省呀。」當許多落後工人破壞份子鼓動要進行「罷工」時，毅然起來鬥爭，他所領導下的翻砂股工人沒有一個動搖的，因而表現了堅強的力量。四三年七月，腳面被千度以上鉛水燙傷甚劇，但移往醫院時還說：「前方同志天天在流血，比我痛苦得多呢，我算啥」？時局緊張，即堅決要求出院，帶傷站上了自己的崗位。對學徒總是循循善誘，「我要認真教，你們要認真學，邊區限外面不同啦」，馬快忙了就幫助鋤草，伙伙忙忙的就幫助燒飯，廠外羣衆向他借錢就慨然與，「發展生產嘛，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好事好事。」羣衆說「老趙是個好同志」。工友說：「老趙是個忠厚老實人」。

熱愛革命工廠，熱愛革命戰友，具備了真正無產階級的品質，趙占魁的了不起就在這裏。

大家都知道我們公營工業是為抗戰，為民族解放事業服務的自給工業。舊的勞動習慣與這些工業的革命性根本不相容了。新型工人品質的建設，並給大家以具體的榜樣。四二年十月我們提出了「向趙占魁看齊」的口號，並開始發動了趙占魁運動。

一九四三年執行了毛主席在四二年邊區高干會上提出的「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總方針，公營工廠再度增加達八十二個，計紡織二十一，造紙十二，被服十四，鍊鐵三，印刷四，製皂二，火柴一，陶瓷四，皮革三，紙烟一，製藥二，修械三，機器工具四，木工七，石油一（另有煤窯六，油坊九及其他小型作坊未統計在內）。職工增加到六千三百多人，與四一年的發展已有顯著不同，是有基礎有陣地的發展。

首先是重工業與化學工業獲得了顯著成績，機器製造方面為印刷、造紙、皮革、玻璃、肥皂及一部份紡織業，製造了或改造了工廠裝備，石油產量增加三倍，軍火生產完成任務，通訊器材有優良成績，特別值得指出的是邊區第一鐵廠的創立，基本化學工業的成功，玻璃與陶瓷業的初步成就，這些成績與

成就給邊區工業的發展建立了自給的初步基礎，而這些成績與成就是與下列同志的忠心鑽研與堅苦努力分不開的，這些同志就是工業局長李強，工藝實習廠工程師沈鴻，錢志道，石油廠廠長陳振夏，材料廠申仲義，玻璃廠工程師林華，邊區第一鐵廠許興，程啓光，鍾華，呂忠和，包玉珍以及勞動英雄趙占魁，劉考生等。

其次輕工業也有新的成就與進步，紡織工業產布三萬三千疋，較四二年增產百分之五十弱，與原訂任務比較客廠均有超過，造紙工業一九四〇年產八三三令，一九四一年產二、一五四令，一九四二年產四、九八三令，一九四三年則達五、六七一令，較四二年增產百分之十四，與原訂任務比較各廠亦有超過。關於工業僅就中央、抗大、留司三廠不完全的統計（留司僅統計四月至八月，抗大僅統計一月至九月），上年生產二四、七四〇、三五五字，其中中央印刷廠生產三九、七三六、二〇八字，比之一九四二年增加百分之八，超過原訂計劃百分之十。肥皂業新華、大光二廠共產五四六、八五五條，其中新華產四八二、五八八條，比四二年增產百分之五五，比原訂任務超過百分之三十。值得特別指出的由於杜子秀、尹希聖等同志的努力，邊區火柴廠正式開辦，從三月間起，我們已開始用自己製造的火柴。他如被服業、石炭業等也都有進步。

重工業有顯著成績，輕工業也有進步，去年是大進步的一年，進步×××乃是與批評與自我批評的開展，以及趙占魁運動的開展分不開的，批評與自我批評開始於去春邊區政府系統的工廠會議，接着展開於大多數的公營工廠中，利用這個武器，脫離羣衆的官僚主義作風，熟視無覩的自由主義風氣，工會工作中的經濟主義傾向和某些落後份子「幹不幹一斤半」的二流子習氣，不愛惜工具、原料的浪費現象，都有很大的糾正，又克服了工會支部同廠長對立的現象，實行了工廠領導的一元化，揭露了隱藏在工廠企業中敵暗探份子，多數工廠的秩序與面貌由此煥然一新。

由於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整風運動，又由於趙占魁運動，就在職工中湧現了大批勞動英雄，如袁廣發、孫雲龍、白考生、曹國興、苟在朝、王河雲、楊雙慶、王也利、張憲武、柳雲貴、李鳳蓮等，就在工人中建立了新的勞動態度，並改造了某些工人中的落後思想，如難民工廠的李季既同志有退伍觀念，趙

運展開後就澈底轉變了，並成爲最好的勞動英雄之一。且爲自勵起見，他在個人生產計劃第一條上就說到：「在思想上要打破家庭退伍觀念，保證今後不再請假歸家，堅決革命到底」。如是新華化學廠王全德曾有二流子習氣，趙運展開後，同樣澈底轉變說：「工廠比過去好，我打靶比過去少，他們一天起多少炭酸鈣我就担多少。」如中央印刷廠吳長勝過去常鬧離廠不安心工作，現在工作也很積極了說：「××胡鬧是有目的的，咱又沒有目的，爲什麼要胡鬧呢？」

結果是很明顯的，首先是勞動生產率提高了，成本減低了，如化學廠去年五月以後全廠職工減去百分之二十七，產量反而提高了百分之五十五，其中如蒸碱組，八月以前每天平均蒸碱十一斤，八月以後二十二斤，提高百分之百。八月至十二月共節約生碱九千多斤，石灰九千多斤，石炭一百九十斤。製皂組一月至四月，每工每天產肥皂一百十三條，八月至十二月二百七十條，提高百分之一百四十。難民、邊紡、被服、農具、實驗、工藝、皮革、石油、中印等廠，勞動強度與產量同樣提高到了相當高度，提高生產率至少百分之十九，多至百分之一百五十，節約亦有顯著成績，這就不能不使部份生產品的成本減低，如雜民工廠六月份每疋土布製造費二斗九升，七月後跌至二斗一升。每月毛布製造費三斗三升，五七月份後跌到二斗四升五，使工廠的實際財富迅速增長。

其次是技術的創造性大大的發揮了，還極不完全的統計，近年光是工藝、中印、留印、衛生材料、留勤利華、皮革、新華、雜民筆廠大小發明與創造就達六十八件之多（漏字）數量、質量上克服原料困難上會起着什麼作用？從下列簡單事實中就可以看得出來：看（中央）國興創造切刻壤的機器，使切刻壤的效能提高四倍，留印用紙條代替鉛條和鋼條排版，解決部份鉛的困難。

農具（漏字）彈花另件，翻砂時間五十小時，化銅（漏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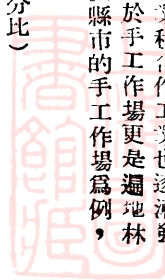
但有一件事情是值得大家警惕的，這就是除個別企業外，一般質量進步不足或未引起注意，使革命財富實際上受到了嚴重的損失，我在下面要專門說到的。

以上就是六年來邊區自給工業發展的簡貌，六年之間從無到有，從少到多，從公營工廠二百七十餘職工，到現在公私合作企業在內之一萬二千多職工，全部發展的特點是什麼呢？從其性質說：是大家動

，工友同志的努力與趙占魁運動的廣泛開展。

同時又堅持了軍民結合，公私兼顧的政策，因此與自營工業發展同時私營工業合作工業也逐漸發展着。以私營工業而論，規模最大的有萬合毛廠，民生紙廠，元華工廠等家。至於手工作坊更是遍地林立，僅以隴東分區、延川、固臨、鄜縣、吳堡、鹽池、定邊、靖邊、延安等十三縣市的手工作坊為例，如下表：

類	別	一九四二年	一九四三年	增加率(百分比)
紙坊	作坊 人數	二六	四九	八八%
鞋舖	作坊 人數	九一	四五	五九%
成衣舖	作坊 人數	二九	三五	一三%
毛口袋	作坊 人數	五一	八五	六六%
皮坊	作坊 人數	一〇	三二	二二〇%
染坊	作坊 人數	二二	七四	二二一%
木工	作坊 人數	一八	三六	一〇〇%
鐵匠舖	作坊 人數	九二	一五二	六五%
	作坊 人數	一四九	三三八	一八一%
	作坊 人數	三三	七二	一一三%
	作坊 人數	四三	九二	一一〇%
	作坊 人數	七二	二〇一	一七九%
	作坊 人數	四〇	六九	一七二%
	作坊 人數	三一	六一	一六四%
	作坊 人數	六六	一〇一	一五二%
	作坊 人數	九七	一三六	一四〇%



釘掌鋪	銅匠鋪	麻繩鋪	粉坊	油坊	其它	總計
作坊 人數	作坊 人數	作坊 人數	作坊 人數	作坊 人數	作坊 人數	作坊 人數
一二	三七	一〇七	一〇六	一四四	一八五	三九九
二	七	〇	三	五	八	〇
四	二	九	三	七	四	四
一	四	一	六	三	五	七
六	三	九	三	五	九	五
一	三	九	〇	〇	〇	〇
三	八	〇	六	〇	〇	〇
一	三	九	〇	〇	〇	〇
六	八	〇	六	〇	〇	〇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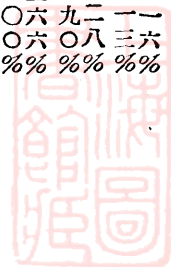
以合作社論，全部四三三社中，有二三三個工業生產單位，即約有一半兼營工業的，有安塞棗灣紡織社，固臨安河紡織合作社，米脂民辦紡織合作社等等，出品優良，辦得很有成績。

公營企業、私營企業、合作企業三種形式並進，政府均予以扶助和支持，這又是邊區全部自給工業發展的一個重要特徵。

二 為軍民全面自給奮鬥

這一部份我要講的問題是關於今後兩年內，達到主要必需品的全面自給。關於紡織業，關於產品質量，關於技術，關於趙占魁運動。

如前所述，邊區六年來自給工業的建設是有成績的，但從全邊區全部軍民的全面需要來看，那就還相差很遠，石油和肥皂已能全部自給，且有剩餘，火柴八月後將能全部自給外，紙張以前年需兩萬令（



千張對開合一令)。年產一萬令計，(包括私營所產)尚差三分之一。而明年以後需要還會逐年增加。染料年需卅六萬兩，以本地種藍代替洋藍，則需二百數十萬兩，大部不能自給。大小瓷器年需六萬件，延安關中兩地有少數瓷窯能部份自給外，全靠外間輸入。尤其重要的是我們最必需品布、鐵的不足數，還是非常龐大，如以軍民年需大布卅一萬疋計(包括私營與民間織布業所產)，尚差十分之二以上。鐵年需四百七十萬斤，鍊製剛開始，還只够自給三分之一，所有這些不足的物資，今天以前都仰賴於外來品，靠輸出食鹽皮毛清油及其他土貨以換進這些外來品，據統計：去年入口品總值邊幣四、四五五、三一三、九八四元，合小米五七七、九八九石，(每石以七、七〇八·三六計算)。可是我們是處在重重封鎖之中，食鹽等物不能大量出口，軍工器料根本不能入口，藥品醫具也不能入口，必需品中較好成品難以入口，非必需品和壞成品却大量入口，二方面就是出口品價格低，入口品價格高，造成很大距離的不等價交換，使邊區財富遭受嚴重損失，試拿一九四三年與一九三七年出入口價格變動的情形看吧：一九四三年比一九三七年出口鹽價漲四一倍，清油七七七倍，而進口棉花却漲二七二五倍洋布二六六七倍，生鐵一八〇〇倍，火柴五三〇八倍，平均出口海價不及入口品漲價五分之一。出入口不等價交換，因為封鎖綫所造成，可由下一事實證明，柳林市與耀縣城相距僅五十里，去年十二月市價棉花百斤，耀縣城售法幣六千九百六十元，運至柳林入口即售一萬二千一百八十元，相差五千二百廿元。食鹽百斤柳林市售法幣一千八百元，運至耀縣城即售三千〇卅元，相差一千二百三十元。

由此可以明白，用一切力量發展必需品工業，就造成了我們今天的戰鬥任務。

大家知道，去年勞動英雄大會上有的提出過一個關於農業的口號：「耕三餘一兩年完成」今年我們工廠代表大會上的口號應該是什麼呢？應該是：

爭取今後兩年內達到主要必需品的全面自給。

所謂全面自給就是要布卅萬疋，紙二萬令以上，鐵四百七十萬斤，並製成必需品××工具和農具，火柴一千五百箱，染料二百五十萬兩，大小瓷器六萬件及其他如篋梳，筷子等等日用品，而中心是在於紡紗與紙，且解決軍民生活的最大量需要鍊鐵與製造，以解決發展農工業的根本需要。

今後兩年內也就是一九四六年內，達到全面自給是否可能呢？可能的。因為我們的原料够用，如棉花已種下三十萬畝，天年好可收淨花四百五十萬斤，鐵鑛已開採三處，種藍開始推廣，其他植物染料找求不難，造紙張、火柴、肥皂的原料大致不成問題。我們的重工業已有了基礎。如前所述，我們的民間紡織、造紙、陶器等業部門早經建立，（漏字）正開始試辦，更重要的我們已有足足六年的建設經驗，以及具有此種經驗的科學技術人才，（漏字）萬餘職工。這就是說：我們不缺乏基礎和條件，雖不夠厚，但加以努力是可以達到目的的。

目的是全面自給，要達此目的必須更廣泛的採用大家動手分散經營的政策，更大規模的採取軍民結合公私並進的政策。換言之，就是要黨政軍民更廣泛的動手，就是要公營、私營、合作三種形式更大規模的展開，除公營企業外須採取更多有效辦法，鼓勵人民集資組織生產合作，富有階級投資創辦企業，並歡迎邊區外面的實業家來邊區創辦工業。

拿紡紗與織布來說吧：這是一個頭等重要的問題，解決了它就會減少入口總值的一半。怎樣解決呢？兩個字「普及」，因為我們沒有可能集中經營，所以只有採取上述政策和辦法才能紡出三百萬斤紗，並織成三十一萬疋大布或一百二十萬疋小布。今年紡紗運動已在機關部隊學校普遍展開，以三月份延安為例，有一〇六個為單位，五、二四×架紡車（內有腳踏機十餘架），一四、一八七人參加，共紡一三〇、〇八一斤，倘若能做到機關部隊學校平均每人紡紗八斤，公營工廠、部隊和大的機關學校的又紡又織，棉衣、鞋子、襪子、就可以全部自己解決。去年各分區民間婦紡已達一三三、四五〇人，紡車一二〇、二五五架，共紡紗八三五、七〇四斤，民間織布已達四二、二四二人（三邊未統計），織機二四、五四七架，共織布（大疋）六三、三三四疋。私營紡織廠五十家，職工三一〇人，織機一五〇架，共織布一二、〇〇〇疋。紡織合作社三十家，職工三七四人，織機一七九架，共織布六、〇〇〇疋。這一個不完全的統計告訴我們，民間紡織業的普及同樣是可能的，但現在是不平衡的。綏德分區已有紡婦六八、五九七人，職工有九、〇五八人，隴東分區只有紡婦六、七五六人，職工一、一三五人。一般說，綏德分區和東三縣發展較快，範圍較廣，其他分區發展最慢，範圍較狹。因此不論家庭紡婦，家庭織布業（

力所能及的)，作坊織布業，合作織布業等等，都需進一步普及，使每一分區都能自力更生。總之實行軍民齊動手，紡織並進，公私自給，公家自己紡，自己織，自己穿，民間也自己紡，自己織，自己穿。要做到普及還需要採取什麼具體辦法呢？第一、需要現有公營紡織工廠在成品質量和紡織技術上作出模範，以資提倡，又負責培養熟練工人製造生產工具，以幫助私營工廠和合作社工業。各分區也要創辦一個規模較大起同樣作用的公營紡織工廠，這就是說使公營紡織工廠成爲普及紡織業的骨幹。第二、需要政府與公營工廠協助各縣創辦安塞式、固臨式的紡織合作社。何謂安塞式、固臨式的紡織合作社？那就是以幫助與組織民間紡織爲主要業務的合作社，以安塞社爲例，四一年開始組織農村紡紗，由白鳳才婆姨開始，到年底已有紡婦十三人，紡花七十斤。四二年增至一四〇人，紡花六〇〇斤。四三年增至四百餘人，紡花二千五百斤。爲提高質量，專設一人作婦紡工作，現在頭等紗比例已由三分之一升到二分之一。佳家窪建立生產社，變工織布，就是他們幫助的，這就是說使每縣都有一個足爲鄉村紡織業核心的合作社，起前述公營工程的同樣作用。第三、普及紡織這就是組織數十萬人的工作，但不是尋常的組織工作，而是一種特殊複雜的組織工作，用技術武裝數十萬人，並使他們掌有原料和工具的組織工作。完成這種組織工作，需要各級政府、黨的組織和民衆團體上下一致的努力實行，首長負責自己動手的原則。

爲了在許多困難的條件下能够使邊區工業發展到全面自給的程度，我們不僅要增辦公營企業，獎勵私營企業和合作社企業的發展，而且要全面的實行工業保護政策。貿易方面要禁止邊區已能自給的貨物進口，如火柴應根據自給的可能程度逐漸減少到完全不進口。稅務方面要提高非必需品的進口稅及減低土貨的出口稅，使物資的吞吐完全主動的掌握到自己手裏。政治方面要號召軍民全用土貨。這些措施大多已在實行或正在計劃中，但保護政策要行之有效，就必須做到一件事，做到產品的價廉物美，而今天更重要的是物美耐久。我們的第二個口號就是：

爲質量鬥爭。

會議上熱烈的討論了質量問題。追求數量忽視質量的偏向受到指責是完全應該的。在許多輕工業部

門中這種現象是十分嚴重的。例如一部份紡綫、布疋、鞋子、被服質量的不好已經到了無法容忍的地步，有垮塔多，捻度少，拉力小，織不成布的紗，有斷經多，浮經多，窟窿多，並緯多，簡直是無寸不毛病，無法製被服的布。有幫子三層布，一層紙，用粗繩子，大鑽子隨便釘上，針碼大到一針九分，不勻又鬆一穿即破的鞋。有右袖短，左腿長，顏色不一，寬緊不宜每寸針碼僅十一針，不合身又易爛的衣服。最豈有此理的，有種什麼毛被胎，毛是好原料，却變成了壞東西，裏邊沒有弄乾淨，就裝起來叫人蓋，說得恰切些叫人受罪。爲什麼會有這種不負責任的現象？癥結究竟何在？應該如何糾正呢？

第一、在於不認識或不十分認識我們的生產是爲自己生產，是爲抗戰服務，如果粗製濫造，數量雖多，不中用不能穿，經濟上就是損害革命財產，同時也就是不爲大眾着想，毫無羣衆觀點。因此從今以後，我們的口號應該是：質量第一，是「鋼綫布」。（漏字）從今以後應該終止「孝服布」「禮拜鞋」，終止「一身穿服一冬爛」的粗製濫造。

第二、在於不認識或不十分認識爲質量鬥爭是全過程的，從原料，製造到推銷的鬥爭，是全面從上級管理，工廠管理到工人勞動的鬥爭。拿紡織說，就要棉花採購的好，紗紡得好，漿得好，以至織得好；就要上級有好領導，工廠有好管理，工人有好勞動，是一連串的負責而不是一連串的卸責。如最近各機關紡紗長度捻度標準不對建設應負全責。如棉花、紗不管好壞都收，供銷處應負全責。如難民工廠最近織出「孝服布」技師和工人應負全責。爲什麼連續織出不予糾正？工廠管理就應負全責。因此，從今以後應該是全面和全過程結合起來奮鬥，而且分別開來負責，同心協力將質量攪好。

第三、在於缺乏正確而統一的成品不標準或者雖有標準而不嚴格執行「供銷處的作法」在於缺乏訂貨制度，或者雖有合同而不嚴格執行（財、建兩廳合同就如此），結果壞貨佔便宜，等於受到獎勵，好貨吃了虧，等於受到處罰，應該立刻終止這種反常現象。從今以後應該有統一的成品標準，一業一個逐漸提高。公營企業必須作模範，從今以後應該有訂貨制度，供銷兩方相互監督，信守言行；從今以後對於公營企業中的粗製濫造，對於貿易機關與供銷機關的粗購濫收，應該給以適當的處分，以明賞罰。

同志們，爲質量鬥爭正是具體的革命鬥爭，是革命職工的天職，希望大家回去後，從競賽中注重產

質量標準，不能只求產量，不顧質量，切實做出成效來，並永遠不懈的堅持下去。

新織小組在討論質量問題時，差不多沒有一個同志不說到提高技術的重要性，這是完全正確的。技術不但是提高質量的鎖鑰，而且是增加產量降低成本，把邊區工業推向前進的鎖鑰。前面說過，近年來，由於李強、沈鴻、錢志道、陳振夏、華譚俊、郝希聖、林華、朱次復等等同志以及大批勞動英雄的創造性，技術上已有許多進步，可是我們很多地方還是吃了技術不足的虧。賀龍第一鐵廠十二次試驗十二次失敗而畢竟成功的經驗，固然鼓勵了我們前進的勇氣與信心，同時也教育了我們學習技術與提高技術的重要性。爲了使邊區工業提高一步，並陸續前進，我們的第三個口號應該是：

學習技術，提高技術，獎勵創造！

曾經有過這樣的現象：我們某些科學技術人員不相信工人羣衆的創造（有許多工人想攪一點東西，工程師總是說不行……）或不熱心教育學徒（對學徒技術課只有制度，實際沒有做到……）學徒升爲工人時，還不知道機子的各種零件，或不願將技術公開出來，並以此自傲（「我的技術還沒有百分之百的拿出來」），出的樣子前別人學去用了，即燬去，接綫頭快，別人來了即停止。另一方面我們某些工人滿於現狀，沒有鑽研技術的興趣，或視爲「簡單的東西，有什麼奧妙難學」，或沒有克服怕麻煩，圖快，怎樣省事怎樣作，不遵守技術規守。這四類不健康的現象，已經大會指出，必須加以糾正。我們的口號是科學技術知識與工人羣衆的創造性結合起來。因爲後者是前者的源泉，前者是後者的結合。只有彼此密切的結合起來，科學技術才得不斷的豐富與提高，才能培養出更多的技術人才。在技術人員方面應該公開自己的本事，積極指導工人們的創造性，所謂技術祕密在舊社會尙有其必要，不如此不足以保障生計。在新民主主義社會則不需要，不僅因爲經濟發展生活有保障，而且因爲「祕密」適足以阻礙自己的發展。這方面要學習尹希聖廠長的負責精神，他說：「我們對每一個工人都盡可能在短時間內教會他們掌握技術，給他們上業務課，使他們將來都能够獨當一面的掌握製造火柴的全部過程」。在普通職工和學徒方面，應該以着重技術人員與熟練工人，並努力向他們學習，應該說在職共產黨員工人，如不學習技術更不是好共產黨員。這方面要學習許興、包玉珍、鍾華三同志的學習精神，一年以前受命創

辦鐵廠時，他們對練鐵還是門外漢，由於向技術人員學，向熟練工人學，現在已經初步的掌握了練鐵技術。

曾經有過這樣的現象：我們的某些科學技術人員相互瞧不起，不團結，「來來來，咱們來比比本領高低吧」。一個不佩服一個，或者甚至公開提出不服從技術領導，「我來領導你才有點樣子呢」。皮革廠存在過，難民工廠存在過，我想其他工廠怕也不會完全沒有。這些現象的所以產生，其原因就在於他們還不了解科學技術是客觀真理，必須以實踐效果為依歸；而門戶之見則是宗派主義的產物，適足以蒙蔽真理，障礙技術的發展。這種不健康現象在大會上已向樣指出了，但還須澈底糾正，我們的口號是同心同德，相互學習，為提高技術奮鬥。這方面要學習沈鴻，錢志道，華壽俊同志的合作精神。去年五、六月間，工藝實習廠受命製造磅紙，缺乏設備，華壽俊同志知道造紙，錢志道同志知道化學工程，都不知道機械，沈鴻同志知道機械不知道造紙，但大家一合作，共同商製切蘇機，壓光機等困難就克服了。曾經有過這樣的現象：某廠廠長和政治工作人員不關心技術與生產，滿足於空洞的會議與教條主義學習，工程師不滿此道，就在牆報上打擊他：「某某不願開會是落後份子」、認為老技術工人老朽，說什麼：「有你有沒有你，工廠還不是照開」。這是一種情況。也有個別技術人員，如過去某廠廠長認為技術凌駕一切，完全無視政治管理，無工作檢查，無視趙運作用，無視一切，結果技術也攪不好，這是一種情況。這些現象之所以產生，其原因就在於我們的個別政治工作人員還不了解政治指導的具體性，不了解政治與技術的正確關係，政治指導的正確作用是能夠發揮技術的效能，發揮技術人員的創造性，並把技術推向前進的，而不是要使技術「政治化」，使自然科學變成社會科學；而第二種的現象的原因，則在於我們的個別技術人員，還不了解正確的政治，真正的馬列主義是一種指南針，是最前進的科學方法，必須學習它才能提高自己。這類不健康現象已有糾正，但還須澈底糾正。我們的口號是：政治與技術正確的結合起來。

特別嚴重的是一部份有自然科學知識的人，迄今不肯從飛機上降到地面上來，就是說他們迄今沉溺於所謂純粹理論的研究，不肯接觸實際，並輕視從事實際開關的其他科學技術人員。他們的絆腳石就是

三年來受到深刻批評的教條主義，應該歡迎他們迅速解放出來，和我們攜手奮鬥，只要解決這些思想問題，從而克服這些不健康現象，技術方面能够進一步發展與提高。但又需要在政治上與法律上鞏固每一進步，使之有地位，有前途，因此具體的論功行賞實行獎勵，實甚必要。邊區政府正擬頒佈一種法令，規定具體辦法，以便表揚和獎勵，使技術上的任何發明與創造，表揚和獎勵一切願意公開自己的一技之長，並用來教育工人的科學技術人員。

讓我們歡迎邊區內部一切科學技術人員到工廠中去，到勞動實踐中去，開展工業戰綫上的歸隊運動。讓我們歡迎邊區外面的科學技術人員到邊區來，共同為創造抗戰的，革命三民主義的工業奮鬥。為達到全面自給的再一口號就是：

提高公營企業中的趙占魁運動，並擴展為廣大羣衆性的勞動英雄運動。

如前所述，過去趙運的主要內容是建設新的勞動態度。培養新型工人的品質，且已獲有成績，今後為了適應邊區工業的向前發展，趙運的主要內容也應該提高一步，應該是勞動品質與勞動技術並重，是才德兼全，這自然並不是說過去趙占魁同志本人有德無才，而是說過去趙占魁運動主要是強調前一方面（還在當時是完全正確的，今天在某些工廠某些工人還是完全必須的），而今後則應同時強調，應使兩者統一。

如前所述，過去趙運的形式是以趙占魁個人為新型工人的旗幟出現的，由於運動的開展，已經產生了數百個趙占魁型的勞動英雄，這就造成了這樣的條件，使今後的趙占魁運動已有可能與必要，以勞動英雄的形式出現，即每一工廠作坊或每一產業，從職工羣衆中創造出自己的勞動英雄，作為運動的旗幟，大衆學習的目標，與相互競賽的標準。運動形式的多樣性，會使運動的內容更加豐富，更加生動，從而運動的本身也將更加成為廣大羣衆自覺的運動，過去趙運初期形式的特點，主要是自外的和自上的，如果工廠領導人員不善於鼓勵羣衆的積極性與自覺性，便發動不起來。去年運動過程中的基本缺點：有些工廠沒有展開或中途的天折的，基本原因不在於工人的「消極」與「原料供給不上」，而在於某些領導者不明白上述道理，或則放棄領導，敷衍塞責，如陶瓷廠（有過一個時期廠長根本看不起趙運），交

通工廠或則推給工會去辦，不多過問，採取官僚主義態度，如工藝實習廠或則曾經認爲「訂了計劃萬事大吉」；如振華工廠或則代替工人訂計劃；如工藝實習分廠等，或則當工人自覺爲革命工廠盡其最大努力時，不主動的有意識的去照顧他們、關心其生活，注意其困難，反而賞罰不明，缺乏羣衆觀點，以「現在工人再也不敢吵鬧了」自誇，諸如此類脫離羣衆的官僚主義領導。趙運的發動與堅持自然是可能的，今後由於形式的改變，運動的方式將主要是自內的和自下的，讓羣衆自己創造英雄和旗幟，相互學習與競賽。由此又要防止另一種偏向，將責任完全推給羣衆，推給勞動英雄，相反，工廠領導的方法更要具體，更要深入和細緻，要熟悉勞動英雄的優點和弱點，鼓勵他，幫助他，培植他，以提高他，使他成爲羣衆的真正領袖，支部和工會則應該在上述方針下幫助工廠領導人起積極的組織作用，深入羣衆成爲運動的真正核心。

更廣泛的大家動手，公營，私營，合作並進。工業部門與全體職工爲質量鬥爭，學習技術與提高技術，開展公營企業中趙占魁運動的新形式——勞動英雄運動。政府則實行保護政策與獎勵政策，這就是今後兩年內達到軍民主要必需品全面自給所應該採取的方針與辦法。

三 公營工廠管理合理化

這部份我要講的問題是關於企業化，關於公私關係，關於領導作風。必須進一步企業化。

全面自給需要公私齊動手，公起領導作用，公營工廠應首先成爲先鋒隊。過去由於沒有經驗，公營工廠管理方法上存在許多不合理現象。前年冬，毛主席教導我們「要改善工廠的組織與管理，克服工廠機關化，與紀律鬆懈狀態。首先應該改革的是工廠機關化的不合理現象……人員衆多組織龐大，管理人員都直接生產，人員的分配不適當，以及將管理大工廠的制度應用到我們小工廠上面，這些現象必須迅速改變，使一切工廠實行企業化。」去年春，廠聯會上也批評了這種傾向，指出「爲了辦好工廠企業化」。經過一年努力，大部份工廠在管理機構的精簡方面確實有不少成績，廠聯會前工廠縱的層次多爲四

級五層，（廠、科、股、組、工）形成上下隔核，領導不靈便；橫的分工如難民廠長下設有棉織、毛織、供給三科，製造一部會計、事務兩股及祕書室與技師室共十個單位，形成彼此分立，領導不統一。現在前有一股改爲三級四層，且多兼職；後者亦給併縮，如「難民」已改爲棉組，彈紡二科及一製造部，供給科改爲合作社，獨立核算，其他人事技師、祕書、會計、事務、醫生、保管等合併爲辦公室，由十個單位減至五個。改變得比較徹底的是實驗工廠，該廠共有職工卅九人，其管理方式是正廠長一，兼染布副廠長一，兼木工；生產管理員一，兼修理員一，生活管理員一，工人兼；統計收發員一，工人兼；會計一，兼染布；保管一，兼染布（此外伙伙一，包辦全體伙食，種菜一，負責供給萬五千斤菜蔬；馬夫一，年已老，餵馬四匹）。它的特點是什麼呢？職員參加生產，三人兼任職員，人人生產，經濟得很，官僚主義更失去了生存的空間，凡是只有幾百個工人的手工工廠，這種管理方式是可以採用的。

爲使工廠管理更加企業化，我們還要求什麼呢？要求工務部門直接管理車間或生產小組，大工廠除工務主任（或科長）和會計外，小工廠連工務主任與會計以至廠長在內，一律參加生產。其次要求供銷部門盡可能做到有獨立的週轉資金，獨立的會計和核算制度，並在業務上嚴格的遵守成品標準與原料標準。再次要求管理職工生活的總務部門，在經濟上從工廠企業計劃分清楚，有自己單獨的會計和經營，而在實行兩面工資制的工廠中，就應該交由職工自己管理，邊區紡織廠將這部份事情交給職工合作經營，成效不錯，可供參考。

特別重要的是要求經濟核算制度的確立與貫徹迄今爲止，我們工廠管理上最大的弱點還是不會經濟核算，許多工廠的經濟人員還是不會打算盤，沒有會計統計保管呢，但組織上都有的，但工作上都弄不清，甚至還有這樣的工廠：去年九月到今年四月六個月中，從來沒有結過一次賬，成本算不出。很明顯，如果不確立經濟核算制度，並切實實行工廠企業化的口號是無從實現的。什麼是經濟核算？怎樣核算呢？經濟核算也就是要合算，要花得來，換句話說，要會打算，盡其目的就在於產品的價廉物美。所以核算的標準是成本不少，質量好不好，是兩者的統一，它又是一個全過程的全面工作。所謂全過程就是說從原料購買，生產過程到成品推銷的一連環節都要算一算，所謂全面就是說一般組織制度，技術構

成，生產管理，供銷情況等等，是不是合理，有沒有浪費人力財力的地方，都要算一算。總之，從頭到尾，每個環節，每個側面都要核算，取其利去其弊，務求合理，這才算得好管理，好經營。要做到這一層，又必須建立便於核算的會計與統計，資財要盤存清楚，收支要分清進出，要有登記手續，供銷要有嚴密統計生產會計，供銷會計和收賬會計，要劃分開來，總之要途途是道，項項清楚，一絲一亂，消滅混賬。

更加企業化的另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工廠的各種規章也要合乎企業化的原則。去年廠聯會後，有一些改革，例如難民紡織廠的考勤牌起了激勵作用，互不侵犯的現象逐漸消滅；新華肥皂廠綜合工人意見訂出的生活規約，尙能執行，但還不是全面的改革，不是普遍都有了改革。我們還發現有這樣一個工廠：那裏也有所謂制度，共一厚本十二份，計有辦公規則、組織規程、管理規則、工作總則、勞動紀律、獎懲條例、生活細則、伙食規則、病號細則、客飯細則、路費細則、馬號細則，共計八章一百四十二條，五大項九十四小點。內容如何呢？舉一個例子：組織規程第二章第五條第一項說：「祕書室設祕書一人，担任下列工作：一，關於各項文件之撰擬、編彙、覆核、投印、收發、保管等；二，關於印信、書寫事項；三，關於有關全廠各項會議之召集記錄等事項；四，關於展覽室並圖書室之保管事項（事實上沒有什麼展覽室並圖書室）；五，關於廠內日常工作與廠務會議，協助廠長督促檢查各部門執行等事項；六，關於賓客招待及其他接洽、校對事項；七，其他不屬各科處理之事項；八，關於全廠職工之調劑並補充、登記、調查與統計等事項；九，關於職工紛爭處理與教育、推動、幫助、檢查等事項」。同一規程第三章第六、七、八、九條專講會議制度，全廠職工會議三月召開一次，經三分之一以上人員的要求得召開臨時會議，全廠大會三月召開一次，廠務會議一月召開一次。又工作總則第三章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每三日各科處向廠長口頭或書面報告一次」。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廠長每半月向各科處檢查工作一次，各科處根據其不同工作分別向該所屬三天進行檢查一次。」又規定如有發明創造，工務科應送說明圖樣，經廠長批准後才得製作和使用。

同志們！希望你們研究一下，看看這個工廠的許多規章不合企業化的原則，據我看來是企業化太

少，機關化太多，羣衆路線太少，官僚主義太多。工廠也是一個集體組織，但它是生產機關的組織，勞動的組織，而不是什麼別的組織。因按它的規章制度主要應該是組織勞動，組織生產，而上面這個工廠的例子表現出來的則主要是組織辦公，組織日常生活；自然組織辦公和日常生活對於工廠也是需要的，但決不能成爲主要的方面，應該是一切服從於組織勞動生活的需要。我們的工廠一般還是小規模的，且多數是手工業的管理，這類工廠的同志隨時隨地檢查工作，並與生產人員發生直接關係，應該是完全可以的，可是像上述這個工廠却規定「廠長每半月向各科處檢查工作一次，各科處根據其不同工作分別向各該所屬三天進行檢查一次」，「如有發明創造工務科應送說明圖樣，經廠長批准後才得製作和使用」。架子擺得十足，全廠職工究竟有多少呢？一共六千五百名，內工人學徒僅只四百九十九名，算不得羣衆路線太少，官僚主義太多麼？六十五名職工的小工廠既有「各科處」，又有各種規章，一百四十二條管理的效果究竟怎樣呢？該廠勞動英雄大會上發言說：「會計是死人」，「工務科長不參加工人小組會議」，「管理員到二里地買菜要騎馬」，而另外一個材料前面說到過的，該廠去年八月到今年四月沒有結過賬。看吧，官僚主義的實質是什麼東西，同志們！這自然是一個特別典型的例子，但引出來可使大家警惕一下。

管理機構要精簡合理，管理方法需要簡便易行，一切要爲了利於組織勞動與組織生產；經濟核算制度要確立和貫徹，一切爲了降低成本，提高質量。——這就是進一步企業化所要求的東西。

在公營工廠裏必須堅持公私兼顧，先公後私的原則。

管理上的第二個原則就是公私兼顧，先公後私。一方面要求職工們以高度的勞動熱忱和生產積極性，爲建立抗戰家務盡最大努力，我們的生產競賽，學習技術勞動英雄運動，爲勞動紀律和爲成品質量鬥爭，就是爲了這方面的目的；又方面要求領導上親切的照顧工人生活，使他們豐衣足食，並有可能建立他們自己的家務，我們的工資政策、合作政策、分紅辦法等就是爲了這方面的目的，而這主要是管理方面的責任，現在就來講講這方面的問題。

先說到工資政策。

邊區公營工廠的工資制度是經過幾度變革的，只在一九四二年以後貨幣實物混合制才成爲主要工資形式。去年廠聯會鑑於這一制度尙有缺點，就再次提出全面工資制，陸續全部或部分採用的已有難民、織華、振華、邊紡、被服及光華等廠，因之現行工資制度基本上有兩種混合工資制與全面工資制。

全面工資制是比混合工資更進一步的工資形式。混合工資制因爲百分之七十五（如振華）到百分之七十八（如被服）的工資，是用實物形式平均供給的，勤惰不分就便利於二流子「幹不幹一斤半」的消極情緒的發展，如邊紡，難民等廠個別工人在計件累進制下突擊一個月，將累進率提高到掙得了一定的零用費後，就乾脆休息一個月，「反正工廠供給吃穿」。全面工資打破了這種投機可能性，糾正了「幹不幹一斤半」的現象，用工人們自己的話就是：「這下子可把二流子制住了」，而且鼓勵了工人學習技術，提高生產的興趣。又混合工資因爲貨幣部份少，到手化完，實物部份不消費怕不再發，所以穿不了也穿掉，吃不了也吃掉，形成很大的浪費現象；全面工資制解放了實物供給的限制，從而大大刺激了工人節約儲蓄的興趣，難民工廠工人聽說實行全面工資後，衣食自理，連忙收起準備撕破打草鞋的舊棉衣說：「折洗一下還可以穿兩年。這樣就收到了公私兼顧的實際效果。但全面工資並不是到處可行的，它必須有先決條件，如合作社及副業的興辦、工廠週轉資金的經常掌握等等，使工人按期拿到工資，並使有錢有花處。因之混合工資也並不完全是多餘的與不適用的東西，只要工廠管理得法，又一時不能實行全面工資制的工廠，仍可採用。

在現行工資政策上，還存在有什麼缺點呢？

第一、由於全面工資實行過程中領導上的計劃不周，單純計件或單純計時，只求數量而不究質量，從而計時工人與計件工人工資上不能等量前進，前者有一定限制，後者能迅速增漲，如織華毛廠相差竟達百分之百，因此影響後者的生產情緒；另一方面單純計件的辦法促成了追逐產量，以便多得工資的流弊，從而使粗製濫造的風氣盛行，造成質量不良的普遍現象，紡織業中一丈布由過去的百分之三·八增至現在的百分之五，即其明證，結果就使落後工人的不良意識有某種程度的發展，助長了他們對工廠的僱傭態度，「不管革命不革命，我就是爲錢，有吃有喝就可以」。這種傾向在光華印刷廠就發展得特別

厲害，他們在工人的「要求」下，根據過去較低的產量標準與最高的工資標準定出全面工資，最高標準以此刺激生產成效如何呢？「還沒有吃的，老子拿錢管誰，休息十天八天再說吧」。絲毫沒有解決問題，爲消滅上述缺點起見，在重訂工資標準時，必須質與量統一，時與件統一，在一定產量下規定一定的質量標準，在一定質量標準上規定一定的產量。今天紡織等輕工業更須着重於質量，如此計時與計件工資的不合理發展可以避免，數量與質量的反比例發展也可以避免，我們的口號統一起來，克服經濟主義傾向。

第二、過去在製訂工資標準時，不管軍火工業與紡織工業，熟練與不熟練，工齡長與短，入廠久與暫，一視同仁，造成了平均主義的傾向；有時竟至應高者反低，應低者却高，造成了輕重倒置的現象。如軍火工業與紡織工業四一年實行混合工資制時，貨幣部份差額不大，但尚有一定差額，現在不僅原來的差額取消，而且發生了倒差額；某些紡織印刷工業工人的工資比軍火工業工人高，這是輕重倒置。光華印刷廠的全面工資，不僅沒有消滅混合工資制實物部份的平均主義因素，反而促進了它勤務員學徒和本廠工人比較，相差不過百分之十五，這是平均主義（已有幾個老工人因此不安心工作，認爲做工無出路）。爲消滅上述偏見起見，重訂工資標準時必須嚴格確定工資等級制，按技術熟、非熟、長、短、久、暫等區別，按各人勞動成果——產量質量等計算工資，只有這樣才符合客觀現實，各獻所長，將生產提高一步，我們的口號是區分開來克服平均主義傾向。

大會閉幕後就要會同各主管機關詳細研究它，重訂合理的工資標準與實施辦法，以便共同實行，那時就再爲不允許有自由增減修改獨立的現象，否則就是犯法。

再談談合作政策。

去年秋季以後一部份公營工廠如難民、邊紡、被服、光華、實驗、政記大車、新華瓷窯等，開始試行合作政策，由於各工廠具體條件不同，其所採取方式方面，迄今爲止，已發現的有台股分紅式，即職工入身份股或錢股或身錢股並行，然後按股分得利潤；等級分紅式，即職工按完成任務或超過任務多少等級分紅合作包工式，即以合作形式集體的向工廠包工。範圍方面有正業全部合作或部份合作的，有正

業合作副業不合作的，有無分於正、副業而全面合作的。合作政策的實質是公私兩利。正因為是公私兩利，所以難民工廠彈紡科工人於合作後說：「我們現在都變成掌櫃的了」；邊紡工人說：「節省原料器材，過去認為是公家的事，與自己無關，現在節省下來的東西大家有份，我也有份」。所以凡是合作得好的都表現出公私兩利的，一方面產量提高未降低，資金週轉的困難減少，又方面職工收入增加，生活進一步改善，部份的開始建立個人家務，但也有攪得很不好的工廠。按其生產性質和條件說，正業方（面合作廠）社有「理事會」「監事會」，完全民選的一切按照極端民主辦法厲訂。全面工資標準時，「民主」說：應該將產量標準壓低，工資標準提高計算，照辦；決定取消義務員時，「民主」說還要一個，照辦；「董事會」決議填片賄賞百分之三，「民主」說太多，應改為百分之二以下，照辦；工人要出去就出去，說是「合作了不幹不拿錢，誰管得着我」，回來問他誰叫出去，「誰，是我叫出去，不佩服嗎？」就在自己窩洞裏再接連停工五天，給你看要休息就休息，說是「咱們現在改變了，公私各半超過八百就休息」，要拒絕分配就拒絕。主任調學徒幫印，另一機子說是「你吃得開了，你是我們選上的，要隨便分配嗎？我就不去」。這叫做什麼世界呢？有同志說是，「喪權損廠」，不算過分吧。

合作政策在公營工廠裏試行的經驗至今不多，錯誤在所難免，要作出完整的結論也不可能，只能大體原則上提出幾點：第一、公私兩利的合作政策是新民主主義經濟的特點，只要工廠的性質和條件允許，應該推行，但必須遵守先公後私的原則，職工私利的增加必須放在工廠公利擴大的基礎之上。合作已見成效的工廠生產量已有增加，成本已有降低，但多未注意提高質量，必須改正。第二、合作的形式可以多種多樣，無需一致，總以適合於工廠具體情況與經濟核算為原則。第三、一般裝備簡單的手工業工廠，正業方面大都可以實行合作，如有副業更須合作，至於重工業或裝備複雜的輕工業如正業方面不能合作或不能全部合作時，則副業方面應盡量採取合作方式，並盡量吸收全體職工參加。第四、為職工建立家務，應該是我們經常關心的事情，職工家務可以分為兩種，一是個人的，完全歸個人支配，一是集體的作為勞動保險，社會保險與文化娛樂的基金歸全體職工支配。無論個人的或集體的，均可通過合作經營的形式以求發展。

改善職工們的生活並不是像某些同志所提的那樣「生活小事」，小問題，依我看却恰相反，這問題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物質方面，主要是伙食；一是精神方面，主要是文化娛樂，可以肯定的說：不論前者，不論後者，大部份公營工廠是在日益改進中。作得最好的是中央印刷廠，伙食上他們每天有一次肉吃，中飯有兩個菜吃，兩天有一次麵食吃，每天能打六次開水。支費多少呢？二斗八升一（一般工廠大部三斗到四斗），又足食又節省；文化娛樂上他們每天有一定時間學習文件或文化，經常有「快報」發揚優點與指出缺點，假日跳舞演戲，各盡可能，又有文又有武，他們可以能够如此，主要是因為祝廠長曾經親自動手來組織與改造了這一工作。他如邊紡、被服等廠也做得不錯，但仍有不能令人滿意的。另一種情況，有那麼一個，在這方面攪得特別壞的工廠：伙食上很長時間天天三頓以洋芋作菜，開水有時也喝不上，肉、饅頭每週各一次也還不能保證；文化娛樂上解放日報七、八十人一份，羣衆報全廠一份，大家看不過來，提意見沒人理睬，牆報是照例只逢假日出版，照題寫稿，休息時才攪溜河邊轉菜園，談不到人人娛樂，他們之所以攪得如此亂七八糟，客觀上很多困難，上級機關應該多加幫助，但主要是因為領導人光知道眼睛向上，只是「向上級要求材料，要求錢，要求幹部」，不知道首先應該自覺的與主動的把關心職工生活當作工廠管理的重要任務之一，多注意多想辦法，不知道用自己的腦與手創造奇蹟，像中央印刷廠那樣。

以上關於公私兼顧，先公後私的原則，以下說到工廠管理方面的最後一個問題即：
必須貫徹統一領導與羣衆路線相結合的方法。

去年廠聯會上我們曾經批評過工廠領導上的「三權鼎立」現象，確定工廠領導必須一元化，工會，支部全體職工都須與廠長部調一致，爲完成生產任務奮鬥，經過一年的努力，一元化即廠長負責制，基本上已經確立。中印難民、化學、實驗、石油、邊紡，皮革等廠更有成績，同時我們也曾經批評過工廠領導作風的官僚主義傾向，明白指出工廠的領導者必須有充分的羣衆觀點，依靠工會和支部，依靠職工羣衆去實現正確的領導，經過一年的努力，官僚主義的陣地已在開始崩潰，廠長很多親自參加生產過程，管理生產，關心職工日常生活，從而也就密切了與羣衆的關係，是一個大進步。但領導作風的官僚主

義傾向並不是已經克服得很乾淨了的。領導與羣衆的結合並不是都建立得令人滿意的。例如還有這樣不正常的現象：第一、不關心職工，在教育上如緯華有一個時期工人發生什麼事情，只有譴斥，如果爭辯幾句就問「什麼作用？」有問題給我反省！」從廠長屋裏出來的工人會很少人×鼻子的。如交通有一個時期，工人發生什麼事情，就有餓飯有（起來吵）開除，硬行不效，甚至生產管理員也可打罵工人，這是一方面。另外有人要選積極份子，當二流子不過問，有人公開消極怠工不批評，這是一方面。日常生活上如實習、交通對一般伙食、病人待遇、社會保險等開口閉口「困難」，漠不關心，工人學徒有什麼要求，用在察洞里批條子的辦法敷衍了事，這是一方面。另外有人玩弄經濟主義，如光華聽之任之，這是一方面。與一般羣衆的關係上，振華分廠廠長劉砥中同志的反省是最足說明：「對趙運我召集會，我報告，我作總結，我還搬住工會辦公室，簡直是工會主任，工會主任則驅使由我，成了我的勤務員。」而××工廠領導者與工人之間的關係，竟惡劣到這種地步「工人看見廠長不像自己了，平日不願到他屋裏去，有事不得不到他屋裏去，也巴不得馬上把正事講完，拔腳就走。」第二、不注意生產，如××廠長到廠五十多天沒下過工房，大會期間才下去了一次；××廠長到廠將近三年，但對工房的事情很少知道得清楚。

大家知道工廠領導人的主要業務在於團結職工與組織生產。團結職工原就為的組織生產，但假使不教育職工，不關心職工生活，不傾聽職工意見，如何能團結職工？不注意生產又如何組織生產？自然我並不是說過去這些工廠的生產壞得很。由於有很多其他條件，由於最大多數職工的勞動積極性與革命熱忱，去年的生產還是有成績，有些並有很大成績的，但假使我們的領導能够更團結得密切些不會更好一點嗎？應該了解一元化決不是一人化，廠長負責制決不是廠長獨裁制，相反只有真正與羣衆結合，依靠他們又關心他們，向他們學習又正確的領導他們，只有真正領導工會和支部，不將工會看成簡單的俱樂部，又及時指導他們，一元化才有基礎，廠長才能真正名符其實的負起責任來。去年工會和支部的工作怎樣呢？有很大進步，如過去不少工會率領工人鬧經濟主義，現在與支部一起，已是幫助廠長完成生產任務的有力助手了。但有些工會和支部是需要改造一下的，例如緯華的支部就是，我們與它的書記曾經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54088



類別 社会科学

经济

NO. 1525

106

類別 社会科学

項目 財政/經濟

號碼 16

1.00